

看贵阳花溪公检法如何合谋枉判朴实妇女四年半

【明慧网】贵州贵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,于2018年2月13日在花溪法院被非法开庭,律师依法做无罪辩护。贵阳花溪涉案公检法人员,从头到尾践踏法律、滥用法律,硬着头皮、昧着良心办案,3月2日电话通知律师:“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”。

张菊红及亲人接到判决书后,已委托律师代写了《刑事上诉状》,并已送贵阳市中级法院。一审的辩护律师已与张菊红及亲人有了二审继续作无罪辩护的“协定”。张菊红亲人正准备向刚成立的一一贵阳市监察委递交《控告状》,控告贵阳花溪公检法等机构及其办案人,在张菊红一案中的知法犯法,违法犯罪行为。

张菊红女士四十八岁,贵阳市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王武村村民。她自幼体弱多病,两、三岁得脑膜炎,十七、八岁早早结婚后,没过几年,丈夫服药死亡,没过多久,十二岁的儿子又溺水身亡,她更是整天不言语,对人生绝望至极。父母姐妹看她这样,给她介绍再婚。谁能想到,再婚后的丈夫整天不下地干活,还抽烟喝酒,打人骂人。在张菊红人生已没有出路时,走入法轮功修炼,没想到,修炼后,没吃一颗药,全部疾病消失。连修炼前严重摔伤的肩骨,翘起多年,也自然回归原位。她的性情也变得开朗了。

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张菊红,从心底里要为大法说公道话,发放真相资料,多次遭骚扰和迫害。2016年7月24日,张菊红在开阳发真相资料,被开阳派出所警察绑架,被非法关押到烂泥沟洗脑班(81天)。10月14日,三江派出所警察才用报警电话通知张菊红家人说:张菊红已被送到贵阳市第一看守所,并说拘留无期限。

2018年2月13日(大年三十前两天),贵阳市花溪区法院非法对张菊红开庭。此前一天12日,花溪境

内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、居委会打招呼,不准去庭审现场。

一、所谓的“证人”“证据”

2月13日一大早,凡在花溪居住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出入的路口,都有警察、居委会人员把守;花溪法院周围:闪着警车、停着120急救车、便衣密集,这种状态直到庭审结束。

所谓的“庭审”从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过,近三个小时。先是,花溪检察院公诉人赵庭松,拿着很厚的一叠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,读完用了二十多分钟,尽是一些胡言乱语、套话假话。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有二条所谓“犯罪证据”,律师要公诉人赵庭松出示:证人和“证据”,审判长张德才敲了一下桌子叫证人进场。证人是三江派出所副所长罗吉松、陈东昊。也是张菊红案在公安阶段的办案人(实际上的作案人,绑架、非法关押妇女)。

律师针对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中的第一条“犯罪证据”:“2014年4月17日,被告人张菊红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杨中村水头组,向村民散发宣传法轮功”宣传资料,和“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印有法轮功宣传资料的人民币、宣传资料等共75份”,要证人罗吉松二人出示“证据”。罗吉松答:75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已经“归库”。

二、起诉江泽民的《刑事控告书》变成“定罪证据”

律师针对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中的第二条“犯罪证据”,边提问、边作无罪辩护。问: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中写到“2015年7月22日,张菊红在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盘江路邮政局邮寄的方式,分别向两高邮寄法轮功类宣传品《刑事控告书》。经贵州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总队认定,张菊红所邮寄《刑事控告

书》系法轮功类宣传品。”这里《刑事控告书》(以下有时又称:《诉江状》)是邮寄到北京最高检、最高法,是控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状子,为什么会到你们公安派出所警察手中?提问刚一出口,审判长又敲了一下桌子,张德才说:“你的提问与本案无关”,律师的提问被打断。

律师又问:张菊红寄往北京的《信》(指《刑事控告书》)的内容你们看过没有?写些啥?答:“看过,时间太长不记得了”。

律师:你们公安办案是先立案后侦查,还是先侦查后立案?按《刑法》规定应该是:先侦查再立案。那么请问:我的被告张菊红在立案前,已经被控制在“贵阳市法制中心”(又称:烂泥沟洗脑班),而且长达81天,就是属于“非法拘禁”。话一出口,审判长张德才为掩盖这一“非法拘禁”事实,急忙敲桌子,张德才说:“你用词要注意!”

律师作无罪辩护:《宪法》第41条规定:“对于公民的申诉、控告或者检举,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。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。”2015年5月1日,最高法院宣布“有案必立,有诉必理”,这足以证明,我的当事人张菊红向北京两高邮寄的《刑事控告书》是在《宪法》允许下的行为,也是顺应当时习近平提出的,由最高法院宣布的,“有案必立,有诉必理”大政方针的;你们公安派出所警察,拿我当事人张菊红控告前国家领导人迫害修炼人的状子,当着法轮功宣传品定罪,是严重违背现行法律的行为,同时也是跟习近平当政不是一个调子;就按你们说的,张菊红邮寄的《诉江状》是法轮功宣传品,也是不违法的,因为“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第50号令,废除了江泽民1999年当权时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

的出版禁令。”因此，信仰法轮功，印制、散发、拥有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都是合法的。

律师作无罪辩护中，只要是他们认为不能在庭审中讲的，审判长张德才就敲桌子，辩护被多次打断，造成“张菊红修炼法轮功，是无罪的”的观点无法完整表达。

在庭审中，张菊红坚持自己修炼法轮功无罪；只要被告张菊红一提到“法轮大法是正法”时，审判长张德才就敲桌子，呵斥——不准说。

在20平方米左右的审判室里，除了被告张菊红本人、辩护律师、和张菊红的四位亲人外，还有公检法司警察10多人。旁听席上的一位亲人，习惯性的双手掌重叠一起，期间曾两次被女警侵权，先一女警上前强行拉开双手，过后不多久另一女警又非法上前搜身（以为有“录音”行为）。

三、花溪“公检法”三家，在办理张菊红案中的诡异行为

构陷张菊红的案件在公安阶段，与检察院阶段，因起诉材料不足反复几次。最后确定的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中，被掩盖了至少有如下的两点事实：第一、被告张菊红被“刑事拘留”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4日，而被抓捕段时间却是2016年7月23日，中间相差“81天”，这是在时间上被掩盖；第二、这“81天”张菊红被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（挂牌“法制培训中心”）非法关押，这是在地点上被掩盖。

也就是说后面对《刑事判决书》的所谓“刑期”，当然就不可能在四年半刑期里扣除这81天。所以，律师在无罪辩护时，提出张菊红在洗脑班按相关法律规定，属于“非法拘禁”这是花溪公检法的诡异行为，也是知法、违法犯罪行为。

四、花溪法院的诡异行为

1、威逼张菊红及其亲人辞退辩护人

张菊红案在“庭前会议”前，被事实上确定了两位无罪辩护人，一个是贵阳恒权律师事务所的李贵生，一个是张菊红的远房亲戚周鉴忠。

花溪法院张立（办案人）和伍副

院长（负责刑事案件）二人，于2017年12月23日下午、25日上午和傍晚，三次到看守所见张菊红：

第一次从23日下午3点到6点，“谈话”三个小时就是要：张菊红“辞退律师李贵生和表叔周鉴忠”两位辩护人，“硬要坚持两位辩护人辩护的话，对张菊红本人不利”；

第二、三次是在25号当天：上午10点二人又到看守所对张菊红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不要李律师和周鉴忠辩护，并且认罪，我们给你“判三缓四”，明天（26号）就开庭，元月几号你就可以回家了；如果你不配合就要重判。张菊红回答“我没有罪，不要辩护人可以，但要无罪释放我！”到傍晚7点，二人再次又返回看守所，又问“想好没有？同意辞退律师、认罪，明天就开庭”。

张菊红最后仍坚持要李律师与表叔为她作无罪辩护。他们说，“条件给你开了，你无情，也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甩下这一句话就扬长而去。

张立和伍副院长二人，三次见张菊红的谈话，都没有任何的笔录、签字等文字材料。

25号当天，张菊红的侄子在上班时，被社区副主任李林被打招呼说：“周鉴忠跟你家不是亲戚，法院都知道他炼法轮功，他‘犯有案’；张菊红的案子，是小事一桩，不要搞得太复杂，要注意你是在政府工作的”。（当天下午王武村的支书龙超伦、副支书詹梅梅也被叫到花溪区法院）在“施压”后张菊红的亲人们，于27号写下“只要李律师辩护，不要周鉴忠辩护”的条子。

2、指示看守所拒绝律师接见当事人张菊红

李贵生律师于2017年12月19日收到，早在11月28号已成文的【变更起诉决定书】，按规定，要有至少十天的时间准备，才能开庭；可花溪法院却于12月24号，“短讯”通知律师，25号下午2点半在第三审判厅开庭。25日一早，辩护人周鉴忠和张菊红的哥哥张华二人赶到法院，要索取《开庭通知》和《旁听证》；一直到下午1点半钟李律师赶到后，

到第三审判厅照下了一张空无一人的照片。

直到下午4点，办案人张立从外面回到法院，见面就急匆匆地说：正好你们都在，22号看守所那边来电话，说张菊红情绪激动地要见法官，我们赶去后她说，李律师这案子拖了这么久，很不负责任，周鉴忠又不是律师，她不要辩护人了。张立说：我们想也是，花溪法院《起诉书》已改写，案件简单，不要辩护人，由张菊红自己辩护，只要她本人“认罪”，可从轻处罚。

张立说完，将一张说是张菊红签字的“手书笔录”在几个人面前晃了晃，意思是：律师被解除了、当然周鉴忠的辩护资格也被同时取消。随后，律师2017年12月28日、2018年1月3日两次去看守所，被拒之门外。前一次是说，所里一周的“安全检查”不让见、后一次就是贵阳市第一看守所白副所长，直接让李律师看花溪法院留下的，不让李律师见张菊红的“信函”。

当律师向花溪法院提出，要依法控告时，2018年1月4日，张立电话说，“张菊红又要李律师一个人为她辩护了”。之后，李律师又去看守所，亲自了解了“张菊红辞退两位辩护人的事实真相”。就是以上所说的一些内容。

3、取消法轮功学员周鉴忠的辩护人资格

周鉴忠在帮助被告张菊红时，咨询律师后，表示在法庭上与律师一起为张菊红作无罪辩护。

以后的几个月，周鉴忠多次电话询问“阅卷”一事，回答都是：“还未决定你是否做辩护人”，周指出，你们这是在侵权违法；后几经周折，周才得到由孙晖交给的《起诉书》和【变更起诉决定书】的副本。到此，周事实上已经是被告张菊红的辩护人了。

此后周鉴忠写了《排除变更起诉中非法证据的申请》电话告知办案人张立打印后将寄往法院，张立回话说“不用打印即可”。但最终周鉴忠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。◇